劉基集/05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劉基集
卷五

► 卷六

卷五

序

送高生序

高生以敬學科舉業，將從師於閩，過予，請言以相其行。

生年甫弱冠，去鄉里，違家室，以求師於千里之外，其志可謂勤矣。韓子曰：業精於勤。生既能之矣，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？抑予之所以勉生者，又有出於此之外也？聖人作經以明道，非逞其文辭之美也，非所以誇耀於後世也。學者誦其言，求其義，必有以見於行。問之無不知也，言之無不通也，驗之於事，則偭焉而背馳，揭揭焉不周於宜，則雖有班、馬、楊、韓之文，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！

生燕南人也。國朝興科目，燕南人屢嘗為舉首矣，安知異日不在生乎？故用是以為之規也。

雙清詩序

雙清軒者，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。上人名崇超，物外其號也。寺在杭州城東四

十里，其會曰湯鎮軒，所儲無他物，有水一泓，竹一林。上人日與之為徒，故遂以名其軒也。

夫天下之清者，莫如水；有節而貞者，莫如竹。伯夷以節立行，而其清至於聖，則物之清，又莫竹若也。夫人與物，情性之相得者，各從其類。物之所處不同，則清者有時而汙，非其情之本然也。今之人達而用於世則役於事，窮則役於衣食。無憂者，莫如僧。故能遂其情，而物之托焉者，亦得以全其性也。

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，而物不能外之也。有詩一卷，上人作，而同聲氣者和之也。書而揭於軒者，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；為之序者，括蒼劉基也。

郭子明詩集序

郭君文德字子明，廣平人也。讀書好為詩，有交於前，無不形之於詩，其憂愁抑鬱，放曠憤發，歡愉遊佚，凡氣有所不平，皆於詩乎平之。是故飲食非詩不甘，坐臥非詩不安，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攄其中懷，至於顛沛造次，夢寐想像，莫不有詩。思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，若己有所歉焉。於是北眺燕代，西逾岷峨，南浮江湘，東覽齊岱，困窮迫阨，寒暑枯濕，舉不足以搖其中，而惟得乎詩，可以解憂。其為詩也，不尚險澀，不求奇巧，惟心所適，因言成章，而其自得之妙，則有人不能知而己獨知之者。蓋孔子所謂「好而樂之」者歟！

余嘗歎世之人汲汲以趍祿利，有所好樂，則決性命以赴之，朝奔夕馳，所在皆是。今子明乃違眾人之所務，而獨好我之所好。得之不足以療饑寒，而失之無傷於其身。彼之不顧，而我則為之。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高也。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。

送別燈和尚還鄉序（並詩）

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，予方以事出，不得見。明日復來，問其鄉，則世為括人，與予為同州，故其心尤惓惓焉。將歸，求言以贈其行。

夫浮屠以離世絕俗為教，父母兄弟且不得為其親也，而獨惓惓於鄉人焉，何哉？今之人，同里巷以居，而有不相接者。及其遇於他方，不啻如見骨肉。所適愈遠，則其情愈親。是乃人心之所同，非待乎矯揉勉強為也。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為高，宜殊乎人，而師獨不

然，是蓋有見於道者也，則其為浮屠也，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為之哉？世治不古，為民者日困。農疲於耕而終歲不飽其食，工疲於作而終身不得休息，士不譜於時而累累無所即。追呼徭役之可憐，誅求徵斂之無厭，皆足以累其身，愁其心。求全軀而苟安，舍是其何之乎？若師者，其跡於是，而心則有所寓乎。

余既重其敏慧，又嘉其敦鄉人之誼，故為之言，且繼以詩。師名復祖，別燈其號也。詩曰：閑居寡塵務，遂與懶惰親。扣門報有客，喜見同里人。相知豈必素？鄉語情自真。北風吹大江，寒水波龍鱗。

話別一何速，令我生苦辛。故山到何時？溪梅照新春。親朋或見問，為道長清貧。

贈奕棋相子先序

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之藝，君子遊焉，博其理也。其不在此科者，士弗尚。吾獨於棋乎有取。蓋棋，末伎也，而有用兵之道，可以通人之智，知緩急、存亡、進退、取舍，有乘機、應變、攻守之法。避實擊虛、投間抵隙、兼弱取亂之道，無所不備。

吾嘗讀《孫子》十三篇，而知古人制敵之術。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制，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。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，以其為兵也。夫兵，君子慎言之，而可以教乎哉？宜其在六者之外也。自天下為戰國，而司馬穰苴、孫武、吳起之徒，公然以兵為教，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於物以求之，而棋遂為娛樂之具。而精其數者，亦日用而不知耳。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違纖芥，而不喜人為棋。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，而徒為費時亂日。使有知及此者，以告士衡，士衡當教人為之，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。儒者之道，格物以致其知，貴能推其類也。故觀水而知學，觀耨田而知治國，善推之而已矣。是故無用之伎也，旁通之可以措大事。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。

相生子先兄弟皆精於棋，人無與敵焉。吾每惜其用心之專，而懼其無益於用也，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。方今寇盜竊發，武夫環視如林，無或能出一謀，發一慮。生能基之策乎？使不曠日糜粟，以憂農民，不亦偉哉？

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

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，君子謂之愚；知散之而不要諸道，其為愚一也。故有捐資產以

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，非徒無益，且受誑而甘心焉。凡若此者，蓋不可一二數也。若海寧賈希賢者，非卓然有異於人乎？

賈氏為海寧大家，而希賢益厚。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，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，乃構宇買田，招名儒以為師，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，莫不來學，其食飲器用，咸取給於賈氏。嗚呼！可謂積而能散，散而得其道者矣！

今天下學校，責在守令，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；至考滿，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。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，得賈氏以為其民！州之子弟，得賈氏而皆振起於學。彼為守令者，從而收其功。則不惟有功於其州之人，而為之司牧者，亦有賴焉，其為利豈不博哉？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，吾不信也。

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

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，沙班子中來言曰：「吾居杭有年矣。杭於江南，視他郡為大，民多而儒少，豈教育之未至乎？吾嘗得隙地於慶遠，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為義學，招子弟以教，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，可若何？」余聞而歎曰：「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，名山古跡又有書院，咸設學官。杭之城，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，生徒蟻集，省憲臨焉，又何俟於子之室乎？」

子中曰：「噫！是子不知余也。子以為予之學猶官之學與？非也。予請為子言學。夫學也者，學為聖人之道也。學成而以措諸用，故師行而弟子法之。是故搜羅天人，究極古今，旁通物情，達其智也；齊明盛服，非禮勿動，篤其敬也；見惡則違，見善則隨，敦其仁也；存心養性，樂道尊德，致其大也；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盡其細也；忠信謹愨，固其內也；貌言容止，閑其外也；詩書六藝，昭其文也；剛毅木訥，培其質也；親賢友仁，以輔德也；幼幼長長，順天則也。夫學，智以周之，敬以一之，仁以行之；立乎大，不遺乎細；嚴乎內，不弛乎外；文以藻之，質以幹之：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。今之學，主以文墨為教，弟子上者華而鮮實，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，應酬廩粟之外，無他用心，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。夏之校，殷之序，周之庠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而有志焉。道之將行也夫，吾室之成未可知；道之不行矣夫，吾固將以盡吾心，終吾年。縱不能行於今，庶其或垂於後。」

予聞而壯之，書其言以為序。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，有與子中同志，尚能為子中

成之。

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

余昔宦遊高安，高安與臨江鄰，臨江故多虎狼之卒，凡居城郭者，非素良家，咸執鞭以為業。根據蔓附，累數百千輩，以鷹犬於府縣。民有忤其一，必中以奇禍。官斥弗任，則群構而排去之。獄訟興滅，一自其喜怒。有訴於官，非其徒為之所，雖直必曲；獲其助者，反是。百姓側足畏避，號曰「笳鼓」。人莫解其意，或曰：「謂其部黨眾而心力齊也。」余每聞而切齒焉，無能如之何也。

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，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，為臨江路經歷。下車，訪民瘼，按宿獄。凡壅滯不決者，皆笳鼓之徒為之。督所屬逮捕，窮其奸狀，而上下夾為覆冒。公執正議愈奮，曰：「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！」眾不能沮，於是事露者伏其辜，餘黨悉斂跡退散。農民入城市，相謂曰：「微經歷，我與爾敢來此乎！」予聞甚喜，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。後數歲，乃識公於京師。公時奉使自湖廣還，民譽獨籍籍，予又為大喜。

至正己丑，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，因得相與為文字交。公素有足疾，辛卯六月以病去，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。酒酣，有起而歌者曰：「湛盧可以斷犀，而以之割雞；隋珠可以照車，而以之彈烏。吁嗟兮！吾安所如！」客有和之曰：「松柏在山兮，匠石求之；夜光在璞兮，卞和識之；物固有遇兮，遇當有時。」因相顧大笑，賦詩為別，而劉基序焉。

章秀才觀海集序

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，名其集曰《觀海》，予覽而大其志。

夫志，道之正也。立乎其大，而小者不遺焉，斯得之矣。是故天下惟海為大，求其大而不於海，非知大者也。故錡釜之型，不鑄鼎鼐；藿菽之實，不生松柏。無他，先居乎其小也。是故知海，斯知學矣。今夫海之為物，浮天地，納日月，汗漫八極，人見其大也。曷致哉？鯨龍蝦蟹，無不有也；江河溝瀆，無不收也。動之不知其所為，流之不知其所歸。變幻倏忽，遝冥莫測。觀海者，知海之所以大乎，則其造也不可量矣。

予既嘉章子之志，故為序以勉之。

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

至正辛卯夏五月，劉顯仁自海寧來，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：「海寧瀕海，為斥鹵地，民勤而貧，吏肆而黠，積有日矣。自我知州張侯來，鄉不見吏，卒易其業，田疇屢豐，旅葆不剽，庭不宿訟，囚無留獄，租賦時集，木索不用，嘩訐之聲，化為弦誦。大民儒儒，小民愉愉，朝出暮歸，謳歌滿途。三歲之間，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徂。今且代去，欲留之，不可得也。請為言以餞之。」予聞而歎曰：「美哉張侯！」

今之為人牧，已代而使人思之者，鮮矣哉！居於位則畏其威，且滿則相視如途人。甚則排而去之，惟恐其弗亟也。間有欲之者，非素所昵愛，則為卒若吏，於民無與焉。夫設官所以為民也。官為父母，民為子。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，亦獨何哉！故善為官者，猶農夫之善為田也，嘉穀以為親，稂莠以為仇。是故獲乎吏卒者，必不獲乎民；獲乎強暴者，必不獲乎善人。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，而希賢又為善士，興義學以淑鄉里，其所慕尤不苟。仲尼曰：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」張侯有焉！

予雅知劉君，其言必信而有徵也，是為序。

槐陰讀書圖序

《槐陰讀書圖》者，嘉興吳仲圭所為姑蘇王行道作也。王氏之先，有植三槐於庭，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，後果如其言，為宋賢相。今仲圭之作此也，其將勖行道以力學，而履前人之發也乎？夫盛德大業，有志者成之。聖賢與我皆人也，企斯及之矣。故與人交，必常有所勖者，朋友之盛心也。觀聽動息，凡有所接，必使可以有所警者，進修之善道也。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！雖然，吾願益有以勖之。

夫王氏之先，所以致位宰相者，抑由乎槐耶非與？植柏於大別而冀似禹，求南國之棠而憩焉，曰吾以繼召伯也，可乎哉？晉公之行事，載在史官。若三槐者，蘇子所謂德之符也。思其人，象其德，今之槐猶昔之槐也，不然，彼園之檀，其下維谷而已矣。吾子勖之，使後人之慕此圖，如今人之慕三槐，則偉矣。於是乎言。

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

國家憐黔首之未寧，乃大選守令，以熙庶績，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，且以六事考核其殿最，責至重也。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、江浙行省掾史、遂昌、宣城縣尹、溫台海道千戶，皆能其職，故得舉為海寧知州。將之官，相與交遊者咸為詩以餞之，而屬其序於予。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，心竊非之。夫求言於人而得諛，不如勿求；與人言而進以諛，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，不恭莫大焉。故願獻其規，而不以頌。

今天下乂安，而盜賊奸宄，竊發不禁，何哉？為守令者非其人耳。天子有民，不能遍治，故托之守令。故守令謂之民牧。夫牧也者，受人之牛羊而牧之，必為之豐其水草，適其寢訛，去其瘈蠽，驅其豺狼，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。是故悍卒猾吏，民虎狼也；苛徭橫斂，民瘈蠽也。虎狼不屏，瘈蠽日生，寢訛失時，水草乏絕，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，惡在其為牧也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，人情同之。盜賊之刑，自死而族，人豈願為之哉？必有大不得已，然後寧蹈不測，以苟旦夕之命。誠能順而撫之，吾未見其弗寧也。

海寧為瀕海邑，民勞而貧久矣。孟子曰：『饑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。』於今之時，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。行矣尹侯！國家之寄，朋友之祝，百姓之望，皆於是乎在。他日惠政之碑，又當為君書也。

送柯上人遠遊詩序

古之人有違其家而遊四方者，何哉？孔、孟志於道，儀、秦志於利，司馬子長志於文：其所志不同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。墨子之道，異乎聖人，而走不黔突，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？是皆有所為而為也。

浮屠柯上人者，予之同邑人也，客遊於淨慈。淨慈之主者，舉以任其寺之事，善焉。於是群寺之聞上人名者，競舉以為其住持，上其名於宣政院。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，事聞院官，院官怒，並其餘悉罷之，上人遂拂衣遊金陵。且溯大江，觀衡湘、陵巴漢，汧秦隴，北覲天都，至於五台，略恒碣而歸。將行，過余求言焉。

夫上人，方外人也，固不以利役其身，而為文又非所嗜好，抑將學孔孟與？則上人墨氏徒也。今浮屠之道大行於世，金碧焜耀彌天下，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，不必走四方以施教，則又異乎墨子者矣。予又何言以贈之哉？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。今之為士者，欲遊四方，行李之往來，豐則患於盜賊，約則患於資糧之乏，裘馬之敝，當何所取給哉？

獨浮屠以其徒為一體，所至則如歸焉。窮山際海，何往而不可也。然則上人之遊，維其時矣。予學孔氏者也，不能作浮屠語，故以是為贈云。

竹川上人集韻序

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，莫能逃其情焉。邵子沒，雖有書，不得其傳。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，則於聲之輕重清濁，且不能辨，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！

余初來杭時，識竹川上人於祥符戒壇寺，見其為歌詩，清越有理致，遂相與往來。因語及聲音之學，而出其所為書，則集凡天下之音聲，比其開發收閉之類，而各使相從，凡有聲而無字者，咸切而注之，審音以知字，因母以識子，如指其掌也。予問之曰：「師其精於邵子之術乎？」則笑而不應。

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，而自外乎人群以為高也。近世之業之者異焉，以浮屠居其身，而其營營汲汲，每生死利欲，殆有甚於俗之人，蓋舉天下皆若是矣。今上人為浮屠而志於儒，不泯於流俗，而著書以為樂。年已老而愈不倦，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！自古有避世之士，非一途矣。晨門荷蕢，偶耕賣藥，亦各隨其所處，以求其志。若上人者，其避世之徒歟！其書之蘊，予不能知，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。是為序。

全嬰堂序

術有可以寓道者，其醫乎？夫濟人利物，無位者不能焉。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，苟志於斯，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，豈非為仁之機括耶？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。醫之為功，昭晳不昧，故於術為難至，於嬰兒之醫，則難乎又難矣。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「如保赤子」。夫赤子無知，疾病、痛癢、饑飽、寒暖，一聽於人，而不能告，死生存亡，無所歸咎。天下之難保者，孰有甚於赤子哉！故又曰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」，言不可以鹵莽虛偽為也。嗚呼！治天下者，果能存是心乎？吾不得而知也。得見善醫者，亦可以自慰矣。

武林忻生，儒者也，而工為醫，以「全嬰」名其堂，先難也。夫以儒為醫，固當與常醫殊。他日達而用於時，則又舉其為醫之心而措之，豈曰小補云乎哉！

鄭士亨東遊集序

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於杭，察其人，玩其文，遂與為忘年交。日相過談文章，劇晝夜如不及。有所得，則各相自慶慰，呼酒共飲至醉。近世之為文，非達官貴人及善諛，不諧於時。士亨不能諛，又不仕，故不敢以文示於人。而自以為賢於博奕，書而藏之。或獲傳於後世，則亦可以懲創感發，不為無益，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。雖不望其必傳，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。

其年冬十月，有牛諒者，見鄭子之文，大喜，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於梓，求予為序，予甚異之。夫縣黎之處璞中，雖不自售，而不能　其璟。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，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？余嘗謂鄭子之文，獨予識之，而不意復有二子。彼二子者，好為文，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，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，何耶？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於世，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，而自拔於流俗，以為之傳也。於是乎序。

照玄上人詩集序

予初來杭時，求士於鄭希道先生，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，雄俊峭拔，近世之以能詩名者，莫之先也。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，心常懷之。及訪於杭人，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，心竊怪之。及余徙居白塔之下，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，於是始得遍觀其所為詩。蓋浩如奔濤，森如武庫，峭如蒼松之棲縣崖，凜乎其不可攀也，而憂世感時之情，則每見於言外。嗚呼！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！

夫詩何為而作哉？情發於中而形於言。《國風》、二《雅》列於《六經》，美刺風戒，莫不有裨於世教。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、察治忽，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，詞章云乎哉。後世太師職廢，於是誇毗戚施之徒，悉以詩將其諛，故溢美多而風刺少。流而至於宋，於是誹謗之獄興焉，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。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，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，故為詩者，莫不以哦風月、弄花鳥為能事，取則於達官貴人，而不師古；定輕重於眾人，而不辨其為玉為石。愔愔恢恢，此倡彼和，更相朋附，轉相詆訾，而詩之道，無有能知者矣。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，不亦宜哉！

嗚呼！有伯樂而後識馬，有匠石而後識梧。自古以及於今，伯樂幾人？匠石幾人耶？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！予既重上人之詩，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、匠石也，故為序其端焉。

送熊文彥歸江西序

《傳》曰：「君子以友輔仁。」天下之大倫五，友其一也。是故聖人論友，必備道其損益之故。友之為道，豈易言哉？近世學者，率不好聞己過。未有善而欲人揚，見勝己則諱，見不若己則肆。藻於外不求於中，詆異而黨同，附勢而傳聲，靡靡揚揚，柔柔如也。而與之友，能無損乎？故論友之益者，曰直，曰諒，而又曰多聞焉。夫直矣，諒矣，而所聞不多，則箴規獎勸，未必盡合乎古而通於今，吾未見其能益也。嗚呼！友之為道，豈易言哉！

予居杭三年，而得江西鄭士亨。無何，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。觀其人，理而溫，又亮以莊，恢乎其有容。且年方壯，氣方銳，學業方日新，識見方廣，如泉之始出，鴻之始發，勾萌之方達也。因命曰交相為助。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。

比歲暮，予歸浙東，而二子亦相率歸於豫章，乃命酒以別，而為之言曰：古人之為學也，未嘗自謂已至。仲尼大聖也，曰「假我數年」，卒以學《易》。衛武公大賢也，九十猶陳《抑》戒。而況於吾儕也乎！歲月如流，時不再得。耨之不勤，其實不栗；築之不多，其基不鞏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「婉兮孌兮，總角丱兮，未幾見兮，突而弁兮。」幸相逢於未耄，而學業俱若是焉，朋友之心遂矣。至於東門之章，遊子之吟，則不必為君歌也。

悅茂堂詩序（並詩）

悅茂堂者，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。上人性好菊，故種菊環其居，取《菊譜》之語，名之曰「悅茂」。

或曰：「謂其以菊之茂而為悅也。」或曰：「非也，悅茂在菊不在人，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，豈惟菊哉！凡物，悅則茂，得其性也；不悅則不茂，不得其性也。故悅者，茂之藏；茂者，悅之著。譬之於人，憂愁結於心而病生焉。及其著也，髮焦而齒黃，色黯而形枯，其不茂也可知矣。故翬翟，天下之文禽也，朱冠而彩翰，章章焉。及其縶於籠中，則慘然而不怡，泯泯然如死灰，非涅而昏之也，不得其性焉耳。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，鳥獸不得其性則瘠，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。故茂物有道，悅之而已矣；悅之有道，使之得其性而已矣。」

「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上人之藝菊也，其種

也以時，其溉也有節。其愛之也，如慈母之於子也。燥則滋之，淤則清之，瘠則肥之，扤則培之，欹則扶之，翳則疏之，曀則陰之。誅其草茅，戮其螬蠍，驅其雀鼠，蛛絲蟻壤，無所侵也。於是乎春而萌，夏而葉，秋而華，濯濯蓁蓁，蕤蕤英英，見其生而榮，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。」

或以語於予，予曰：「有是哉！是道也，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。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？而獨於此物者何耶？嗚呼！使世之為人牧者，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，天下其永安哉！」因為之詩曰：

治圃如治國，養卉如養民。羲農契此理，立法詔後人。五帝暨三王，繼世稱至仁。聚欲去其惡，不使傷和淳。所以覆載間，物物熙陽春。動植蜚走輩，生長咸及辰。

周轅逝東邁，此意久沉淪。誅求與剝削，浩蕩無涯津。高堂一笑粲，白屋千眉顰。誰見田里間，悲啼雜吟呻？本根不自固，枝葉何由伸！感來為爾歌，哀音入蒼旻。

安得觀風者，達之於紫宸！

送張山長序

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，友生具酒肴，祖送越西門外。酒半，有執爵而言曰：「行者必以賮，古之道也。故老子曰：『富貴者，送人以財；仁者，送人以言。』是故《詩》有《崧高》《烝民》，繾綣激切，情意懇至，是蓋溫如春陽，馥如蘭芷，而重於南金、夜光之遺贈也。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，居其職三年，教行而道尊，人無間言。今以代去，而所與遊者，又莫非文學士，而無言以送之，庸非缺乎？」眾應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命楮筆，各為歌詩，俾余序焉。

余觀詩人之有作也，大抵主於風諭，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，非徒為誦美也。故崇獎之言，冀其有所勸而加勉；示事之告，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。然後言非空言，而言之者為直，為諒，為輔仁，為交相助而有益，而聞譽達於天下，而言與人相為不朽，不亦偉哉！今諸君之詩，則皆既肆好矣，復何以尚之哉！方今教學之官，為職甚卑，而其出身為甚正，非他岐比也。由是而躋大官、位宰輔者，非一人矣。張君年方壯，氣方盛，學方進，而業方隆也。梢雲之木，起於勾芒；衝天之翰，發於遵渚。由是而之焉，仲山甫、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。人之言曰：誰謂華高？企其齊。而他日仲山甫、申伯之

德業，吾於張君深有望焉。

牡丹會詩序

甲午之春，予避地會稽，始識祝茂卿於吳君以時之所。三月既暮，茂卿之牡丹大開，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。主人崇酒肴，登客而侑之。既洽，主人奉花以請曰：「茲花之植於某有年矣，雖玩賞日至，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，盍各為歌詩，以為他日之雅談乎？」客曰：「唯唯。」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，命探丸、信所得為詩，不限以體制。詩成，屬余序。予讓弗獲，乃為之序曰：

《詩》不云乎，「豈弟君子，和樂且湛！」夫既曰「君子」，而又謂之「豈弟」，則其為和也不流，而為樂也不淫，故湛而無害於德，此詩人之所以讚而美之也。予嘗見世俗之為宴集，大率以聲色為盛禮，故女樂不具，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歡。及夫觴酌既繁，性情交蕩，男女混雜，謔浪褻侮，百不一顧。有向隅而不獲與群，則憤憤然見於色、形於辭。故始之以笑傲，而終之以鬥爭。以為有人之心者，無不知惡而絕之也；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，以盡主客之情；然則與禽獸奚異哉！若今日之會，則不然矣：其色則草木之秀，其聲則風雅之餘，其人則邦家之彥也。是故揖遜酬酢，所以盡朋友之義；凝志澄神，所以杜縱恣之門；抑揚歌詠，所以攄幽深之抱。歡情既暢，藻思逸發，莫不鬱如樹蘭，鏘如金石，皎如月露；躍如蛟龍之出溟涬，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。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。」今日之舉，其庶幾乎。

雖然，神蓍之莖，靈龜蔭之，以之藉豕，則茨薪之不如矣；蒼莨之實，鳳皇食之，以之豢牛，則菅稗之不若矣。人固有異，好惡其相出，豈不縣絕也哉？《易》曰：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」吾於是乎見之。故既為之詩，復冠以序焉。

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（並詩）

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，道高德隆，百廢咸理。乃重建槃翠之軒，以遊息四方之文學士。於是叢林之望益重，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。華裾藻佩，篇翰交錯，濟濟翼翼，彬彬如也。

至正甲午，予來會稽，因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遊，而賦詩倡和無虛日焉。夏四月癸丑，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，告將歸桐柏觀。適余與所遊客皆在，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

送道士。詩成，屬予序。

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、道為三教，謂當各道其道，各志其志，言不得同詞，行不得同躅，衣服不得同制度也。今於是乎相從遊而贈以詩，何獨異乎人之言耶？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遊者，非欲求其道也。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，寺之勝，足以資吾遊，道士又遠來，見吾徒而欣慕焉，吾安得而拒之！三王世遠，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。懷才抱志之士，遺其身於方外，以遠害而離尤，豈得已哉！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，復為序焉。詩曰（得「會」字）：

道士張玄中，年少氣方銳。從師桐柏宮，餌術啖松檜。黃冠紫霓衣，赤舄青組帶。翩翻辭故居，汗漫遊方外。北窮燕幽都，南盡越吳會。泛海超東溟，尋河極西兌。

驚霆霄砰軋，濁霧晝晻濜。淒淒風薄裳，泄泄雲擁蓋。追龍入醫閭，訪鶴淩岱泰。蟠桃花未實，火棗葉始棭。鼇梁沒溟涬，鳳吹杳茫昧。波馳羲和輪，電掣纖阿絜。

悠悠雀雉化，渺渺蟬蛇蛻。愴恍寤往圖，飄颻返旌旆。振衣赤城岑，漱齒白鶴瀨。餐霞煉精魂，洗髓去埃　盍。晨朝玉宸高，夜醮金景蓋。僛佺授寶訣，列缺助禳檜。

采芝麋鹿引，燒藥龍虎會。扶桑倒景長，建木盤根大。岩花春蒙茸，澗草秋馣餲。山輝月娟娟，瀑落石簨簨。息心觀群動，清耳聞眾籟。窗虛琪樹明，幕靜鸞羽翽。

枸杞藤蔓潛，松苓兔絲薈。我欲往從之，逍遙解沉昧。風塵正鬱孛攵，原野塞戈柭。盜賊熾炎火，平人走狼狽。湮淪海底珠，黯淡日中沫。憂深杞國天，卜瀆文仲蔡。

撫事生悲傷，懷古增感慨。上人曇彥孫，龍象雄梵貝。道殊心靡它，誼合情自最。飛書邀應真，擺落芻槁釐。淒涼念吾儕，漂泊累疏耦。短章慚未工，浪跡誰倚賴？

高歌向冥漠，安得躬畎澮！

贈醫學錄江仲謙序

或稱良醫之用藥，猶良將之用兵，其信然哉！人之死生倚於醫，國之存亡倚於將。反掌之間，吉凶分焉。不得其良而用之，是以人與國棄也。故良將投其兵於敵，而敵失其所

禦；良醫投其藥於病，而疾失其所聚。兵可以殺敵，藥可以殺病，人皆知之。用之有舛，則殺病之藥不於病，而於其人；殺敵之兵不於敵，而於其國，可不慎哉！故人之將死，而得良醫，國之將亡，而得良將，天下之幸，無有大於此者，而天下之功，亦無有逾於此者。以之並言，良非過矣。

紹興江仲謙以醫良於其郡。甲午之歲，余挈家來紹興。紹興地卑濕，歲又寒暑易常度，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。延仲謙診之，劑所投，無不愈。由是倚仲謙以為安，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。方予家人之疾也，仲謙來視，曰：「某當某日愈；某當變某疾，疾作後幾日愈。」無不驗。有所饋謝，則堅拒不受。予嘗讀史，見趙充國論邊事，無不如其先言；魏公子救邯鄲於垂亡，而卻不受賞：古今所稱以為賢。今以仲謙觀之，良醫之與良將，其用心真有不期而吻合者，良可駭也！

剡溪姚古道從師於越，得疾焉，遇仲謙而愈，仲謙又不取饋謝。郡士之與古道交者，多賦詩以美仲謙，而予又為知仲謙者，故為序。

贈徐仲遠序

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，果由於命耶？聖人罕言命，命果不足道耶？孔子曰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」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、守道而戮辱者，庸非命乎？古之人以壽富、康寧、攸好德、考終命為福，而不言貴。今之論命，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，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？好德無逾於仲尼，則厄窮而在下。顏淵亞聖，三十以死。曹孟德、司馬仲達位在人上，而以壽終，且及其子與孫。禍耶？福耶？所謂命者，當何以斷之哉？

《易》曰：「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」孔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。」今之言命者，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？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。陰陽五行之精，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。七曜運乎上，而萬形成於下。人也者，天地之分體，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。理生氣，氣生數。由數以知氣，由氣以知理，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。夫氣，母也；人，子也。母子相感，顯微相應，天人之理也。則亦何可廢哉！日至而麋鹿解，月死而蠃蚌膲。溫風動而薺麥死，清霜降而豐鍾鳴。物理相通，不可誣也。

天台徐仲遠以七曜、四餘推人生禍福，無不驗，予甚異之，而贈以言。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，則吾聞之《孟子》矣。

王原章詩集序

予在杭時，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，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，恨不能識也。至正甲午，盜起甌、括間，予辟地之會稽，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。蓋直而不絞，質而不俚，豪而不誕，奇而不怪，博而不濫，有忠君愛民之情，去惡拔邪之志，懇懇悃悃，見於詞意之表，非徒作也，因大敬焉。

或語予曰：「詩貴自適，而好為論刺，無乃不可乎？」予應之曰：「詩何為而作邪？《虞書》曰：『詩言志。』卜子夏曰：『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。』詩果何為而作耶？周天子五年一巡守，命太師陳詩，以觀國風。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，以吟鶯花、詠月露，而無關於世事，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？」

曰：「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。今王子在下位，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，不幾於訕乎？」曰：「吁！是何言哉！《詩》三百篇，惟《頌》為宗廟樂章，故有美而無刺。二《雅》為公卿大夫之言，而《國風》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，咸采錄而不遺也。變風、變雅，大抵多於論刺，至有直指其事、斥其人而明言之者，《節南山》、《十月之交》之類是也。使其有訕上之嫌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。後世之論去取，乃不以聖人為軌範，而自私以為好惡，難可與言詩矣。」曰：「《書》曰：『惟口起羞。』昔蘇公以謗詩速獄，播斥海外，不可以不戒也。」曰：「孔子曰：『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』故堯有誹謗之木，而秦有偶語之僇。亂世之計，治世之所與也。得言而不言，是土瓦木石之徒也。王子生聖明之時，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？」

送余希賢歸江東序

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，則視其所交而已矣。故元禮之門，惟林宗可登；仲舉之榻，非孺子不下。夫一介之士，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，而二子之名以之聞於天下者，何耶？當是時，天下之想望二公，不啻如麒麟、鳳凰，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。其明如鑒，其直如弦，其平如衡，其公如日月之照人，莫不知之也。故士之被其知者，如馬之逢伯樂，如劍之遇薛燭，如楩楠、松柏之得匠石，其美不揚而自播，其價不銜而自定矣。

別上人為予言：「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，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，子陽公甚敬重之，

有謀畫，悉與計議，多所弘益。及公還紹興，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。今將歸，請為言以餞之。」予居王氏南園時，希賢嘗來訪，余一識面，不能頻數接話言。惟是子陽公之政，事日下於民，門庭無私謁，左右無私人，則予所目見，為有徵也。子濯孺子曰：「尹公之他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」人欲知希賢，吾當以此論之。